

謝 辭

大學時當我一學習到中國天主教曾經有過極為興盛的史實時，就挑起了我研究中國天主教的好奇心，尤其是和天主教在台灣、大陸的發展現況相互比較之後，自然地，這樣的疑問浮上了心頭：在明清曾經盛行一時的中國天主教，往後是如何發展的呢？目前臺灣的基督教人口不算多，因為臺灣的文化包羅萬象，各式各樣的宗教信仰處處可見，不過民間信仰仍是主流，十年前的臺灣，國人仍普遍存有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之觀感，當然，現在這種印象已經淡化了。

就這樣，隨著我越深入學習明清以來教士們的事跡，想要更多瞭解中國天主教發展的想法，也更加深刻。我還記得，當我參加研究所的面試時，我便是以此一想法回覆我的主考官。我想我是幸福的，因為我能以此問題意識開始並如此結束，有多少人能像我這樣呢？感謝我的主考官，問了我這樣的問題，使我能在研究所生涯的起點，就抓住了我的目標並朝著它前進，才有今天的研究成果。當時我回覆主考官，雖然並沒有花去許多時間思索，不過我在回答的同時，我思想的釘子再次被釘穩了，是的，我希望能得到的答案就是這個，沒有別的了。我的頭腦很清晰，我的目標很簡單清楚，那樣的場景，奇異的在我往後的生活中不曾淡忘，每當回想起來，內心總被當時自己堅決有力而確實的回答感動，尤其是在寫論文的這段期間，感到辛苦、疲乏的時刻，它更時常盤據我的心頭，帶給我前進的力量。這一點，我真的感謝神，在無人陪伴又漫長的論文寫作時間中，給予我心靈上的力量及引導。

一開始寫這篇論文時，我想要了解的是，明朝末年的士大夫是如何接受天主教的，以著此一想法之下鎖定的研究對象並非馬相伯、方豪這兩位主人翁。當我首度在課堂上聽到王徵這個名字及其事跡時，我在瞭解不甚多的情形下，便決定以他為我論文的研究對象。他是明朝末年的士大夫，也是天主教在中國的初代教徒之一，和徐光啓、楊庭筠等三大開教柱石是同時代的人。王徵的一生都在尋找

道德行為的準繩，因此他曾去過道教、佛教，並且很深入地研究了該教的教理，以期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答案。有一天當他看到龐迪我神父的《七克》一書，大感驚訝，因為此書內容完全就是他一生尋覓的答案。後來，徐光啓因著父喪而回故居奔喪，邀請郭居靜等神父來杭州開教，就在這樣的機緣下，王徵接觸到了天主教，並且決心入教。不過因為娶妾一事，直到晚年才得以付洗。

王徵是中國天主教的初代教徒之一，我心想，研究天主教是如何在中國這塊地土上撒下種子並開花結果，這也不算是離我的主題太遠。不過，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尹章義教授，他在上課時間豎耳傾聽每一位研究生的心聲，殷殷關切學生們的進度，並仔細詢問是否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，為每一個研究生解答。我感謝他對我們的用心，當他聆聽並瞭解了我的想法之後，改正了我的研究對象，他提出如果想達成我的想法，應該要研究馬相伯及方豪兩個人。

初時我感到非常茫然，我因為才疏淺薄，未曾聽聞他們的事蹟，連名字也感到生疏。後來，照著尹章義教授的吩咐及引導之下深入研究之後，我發現我在他們兩人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。初時我的確懷抱著想瞭解中國天主教是如何萌芽、成長茁壯、興盛乃至於穩定的發展過程，以此心思投入研究當中，不過在撰寫論文時，我發現與其瞭解中國天主教的歷史，倒不如瞭解，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得到什麼樣的教訓，以成為有助於現實當中傳教的資源。當我體會到這一點時，內心的喜悅無法形容，我感謝尹章義教授給予我的指導，他非常地忙碌，百忙之中抽空給予我許多幫助，有時我還遲到讓教授等了我一下，真是汗顏。此外，我感謝所有曾經給過我建議的老師、教友們，因著他們的建議及傾聽，使我能更加釐清我的思緒；我也感謝神，一路上總是透過人給予我幫助，並時常給我靈感，在諸多的細節上教導我。有了這些人的付出，我才能寫得更加完全。感謝他們。